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橘山四六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李清標

橘山四六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廷忠字居厚橘山其號也於潛人淳熙八年進士歷無為教官旌德知縣終於夔州通判宋史無傳厲鶚作宋詩紀事載所著有洞霄詩集今亦不傳惟是編尚存明萬歷中丹陽孫

雲翼為之箋注雲翼自序稱所藏原係抄本甲申應貢之京師偶攜是帙遂取繙閱隨手箋釋後隨牒炎徼左僻多暇爰取訂正稍加詮次云云蓋向無刊版自雲翼箋釋後始授梓行世也廷忠名位不顯故集中啟劄為多大抵候問酬謝之作而第十四卷内乃皆賀正賀冬至箋表中有乗軺護漕等語與廷忠仕履不合必非其所自謂案洪邁容齋四筆

稱宋時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此必廷忠為教官時代州守及憲臣所作特原本未及注明遂不可辨耳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淵雅為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弱廷忠生當淳熙紹熙之間正風會將變之時故所作體格稍卑往往好博矜新轉傷繁冗然纖組尚為工穩其佳處要不可掩固當存之以備一家至雲翼箋注尤多蕪

雜未足以資考核以其裒綴頗勤故姑仍舊

本録之不復刋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橘山四六原序

先大父曲水翁喜藏異書多宋人抄本橘山四六其一也甲申歲翼興應貢之京師初擬陸行不復挾策尋附便舟眠食之外終日兀坐搜笈中偶以是帙護郡牒遂取繙閱日必數過已而厭之顧無可以游心寓目者因倣古人隷事之意隨手箋釋日得數則比至天津簡端已滿後亦不復省錄頃隨牒炎徼地僻多暇念席蓐之舊不忍捐棄爰取訂正稍加詮次第出於風塵羈旅無所

考證多蔓引影合不無燕郢之謬盍特借此以銷其寥落之況非敢妄意於著述之事也或曰竿牘小智行之不遠何足措意竊謂不然彼三都近俳非壯夫所為而張載劉逵以博洽通儒咸為之訓詁西州逸士皇甫謐從而序之今雖不敢上方古人庶幾猶賢乎已耳萬歷丁未夏五望日曲阿孫雲翼序

橋山四六卷一

宋　李廷忠　撰
明　孫雲翼　注

通王樞相　宋會要樞密使帶相即為樞相自後唐始按宋史光宗朝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院使措置營砦檢視沿江守備

喬木參天一國仰世臣之重　東坡詩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又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杜詩喬木上參天又黛色參天二千尺又中有松柏參天長周平園賀張尚書啟數朝士於貞元春風屢改得世臣於故國喬木猶存熊克賀呂侍郎啟故國非謂喬木紹世業於韋平學者仰如泰山

極師資於游夏

餘波在泮諸侯容食客之間

詩思樂泮水白虎通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但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說文泮宮諸侯饗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墻五經通義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泮宮左傳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史記孟嘗君傳食客數千人信陵君傳致食客三千人劉長卿詩食客雖多

問其姓

誰報恩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又叅作諸侯客

名嘗挂於文衡

文選使名挂史筆又道不挂於通人李嶠與崔少府書通人未嘗接賞談士不以挂言柳文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姓名又名勞長者記薛逢上崔相國啟咨達姓名瑣瑣形骸或希記憶王建詩仙侶何因記姓名柳文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裴皡詩宦途最重是文衡溫庭筠上蔣侍郎啟洛陽仲寓猶記姓名建業張遂方弘採拾楊萬里啟或聞廡下之姓名已辱暗中之摸索

想

其面目豈紆於記軫文選無面目之可顯兮韓文面目可憎吳朱溫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梁楊愔性強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韻會紆縈也又勞也楚辭鬱結紆軫兮謝莊月賦情紆軫其何託王逸注紆曲也呂安書沉思紆結文選望墳思紆軫又我思鬱以紆又紆鬱游子情又何為憂懷心煩紆韓文軫其寒飢杜詩人事經年記君面陳后山詩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間半面人方秋崖啟似是故人恍記車中之半面不幾失子曾聞堂下之一言屬當冷次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東坡詩冷官無事屋廬深忽有榮逢僭憑魚素之傳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進候鉉台之適易彖黃耳金鉉又彖玉鉉說文鉉舉鼎具胡犬切三台星名詳見後文選納旌弓於鉉台恭惟其官貴名曒於朝日荀子貴名白而天下治又君子務積

於身則貴名起之如日月而天下應之如雷霆郎顗傳潔白之節情同皦日趙彥端啟形容王度神化麗於丹青焜燿家聲貴名升乎日月熊克啟貴名起乎日月新渥照乎乾坤

直節凜乎秋霜

禰衡傳忠果正直志懷霜雪孔融傳與崑玉秋霜比質晉書傳贊勁松方操嚴霜比質文選峻節貫秋霜又志烈秋霜心貞崑玉韓儀行成納制氣合冬日志烈秋霜唐卓行傳元德秀以德陽城以鯁峭司空圖知命其志凜凜秋霜爭嚴韓思彥傳志烈秋霜唐詩志與秋霜潔李商隱啟春日同和秋霜共列

負慷慨之志而當世事不足為

說文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長門賦志慷慨而自卬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繁欽賤懷慷慨之節趙充國辛慶忌傳慷慨風流敘傳志節慷慨禰衡傳弱冠慷慨晉書宋矩傳慷慨有志節陸機傳贊言論慷慨冠乎終古唐書羅宗道慷慨尚節義又張建封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杜詩嗚呼壯士多慷慨

晉書王猛傳猛氣度雄深細事不干其慮桓溫入關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吐峥嶸之論而在廷臣莫能過

峥嶸亦作崝嶸説文山峻貌漢書下峥嶸而無地兮揚子似紫宫之峥嶸李白集吐峥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杜詩峥嶸吐高論韓詩高言軋霄峥高祖紀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注古者以右為尊言才用無能過之者方巨山啟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畧輳上前漢廷臣無出右者

上沃冕旒之聽

説文沃灌漑也尚書沃朕心説文冕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纊紞旒垂玉也冕飾周禮王五冕圖云衮冕十二旒以則天數陸佃云王五冕旒皆十二不如是不為瀓明

偏儀筆橐之華

亦曰繁露或作游杜詩衣冠拜冕旒南史徐杳傳周捨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

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備顧問互見第二卷

有行於時不負所學

陸贄傳贄為相所言皆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洪平齋啟昌黎之熏濃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所學

發為兩漢之詔令

東都事畧王珪知制誥其文典麗有兩漢風陸游啟所冀如三代禮文大備之時抑亦追兩漢文章爾雅之體

追還三代之禮文

班固兩都賦序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東坡集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趙彥端啟遠追三代之風茂輯一王之典

肅綱紀於本朝

詩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荀子人君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蕭望之傳雅志在本朝法真傳光贊本朝四子講德論陳懇誠於本朝之上

懾威稜於絕域

李廣傳威稜憺乎隣國文選威稜則夷羿震盪又威稜遐厲又闡肆威稜又威稜章臺顛高適

詩幕府盛威稜漢書注神靈之威曰稜憯動也長楊賦遐方疏俗殊隣絶黨之域江渚振東歸之羽詩江有渚又我東曰歸爾雅小洲曰渚晉書樂志樂我君惠振羽來翔徐陵詩歸來振羽儀星辰聽直上之聲鄭崇傳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杜詩聽履上星辰洪适賀林吏書啟望峻官儀上星辰而聽履私無賓謁指風月以飛談乃眷月入贊於政鈞左傳而收吾憎使贊贊其政詩秉國之鈞四方是維顏師古云陶家名轉者為鈞益取周回調均之義賈誼傳大鈞播物注言造化為人猶陶之造瓦也不淹旬繼頗乎兵柄袁盎傳絳侯為太尉本兵柄惟難合之義不屈耿弇傳落落難合故勇退之風獨高宋錢若水謁陳摶摶曰當作神仙有紫閣老僧曰不然他日富貴但能急流中勇退耳東

坡詩勇退當年正急流余元一啟中世太夫官為家常倒行於日暮知幾君子介如石乃勇退於急流

凡其用舍行藏係乎内外輕重

裴度傳度威譽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為時之輕重者二十年

垂紳正笏安若泰山之四維

歐陽公晝錦堂記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戰國策僕有一言而使君富貴於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嚴助傳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注維謂聯繫之

緩帶輕裘賢於長城之萬里

晉書羊祜傳祜鎮南夏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餘人唐書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李勣守并突厥不敢南於長城遠矣白樂天集倚為長城永固中夏柳文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又萬里長城九重安枕唐詩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杜牧詩用賢無敵是長城熊克啟扛百

斛之咢歎高文大冊之豪折千里之衝想緩帶輕裘之暇余日華啟料敵臨機智畧夙推於武庫折衝壓難威名遠過於長城龔茂良啟欲得君重耳隱然大國之長城無以公歸兮用作蒼生之霖雨祠官所以優耆德晦翁語録本朝設祠禄之官以佚老優賢楊誠齋詩晚歲祠官是地仙書殿所以寵儒臣劉賓客詩書殿忝聯銜宋詔書殿之職號為清優曲阜行孫永制進書殿之寵名須真宫之優秩謂觀文資政端明等殿大學士學士也雖名爵居然而益尊而才業施之而難盡渡江所未有當求諸北士之中南齊書張緒字思曼為中書令善談玄王儉常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蒼生其如何行起自東山之下晉書謝安傳桓温請安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

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駱賓王詩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李詩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杜詩蚤作丞相東山起楊萬里啟安石如蒼生何已伏老成之起司馬相中國矣佇觀書贊之新

蓋先皇留為數世之用惟嗣聖急於舊人之圖尚書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楊萬里啟太上皇非不知耆德之深留遺嗣聖新天子欲盡復中原之舊首擢我公

佇揚贊書孔光傳已刻侯印書贊注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詞於策也

遂正宰席宋制擢陪宰席

其學無根柢杜詩詞林有根柢

詎乏準繩楊子法言大器者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徒以古貌古心而讀古書粗明操守韓退之詩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

不能圓

言圓行而應圓物祇坐困窮元次山惡圓篇安知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又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方秋崖啟古貌古心而讀古書自志其拙圓言圓行而應圓物要非所長志益凋摧於憂患之林分宜投棄於閒散之地韓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權德輿書以劉秩為祭酒置之國庠似在散地仰階符之遠耀漢書音義泰階三台也黃帝泰階六符注每台凡二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詳見第六卷左傳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陳侯使筮之曰此其代有陳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悵門仞之久違文選宮牆重仞允得其門獻藝春卿舊出埏鎔之域柳文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埏和土也老子埏埴以為器董仲舒傳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

惟治者之所鑄授文淮服辱居衮繡之鄉詩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於二十年流落之餘白樂天詩二十年來折太多罷去病傳流落不耦杜詩流落劍三千又流落意無窮劉夢得詩流落感溫涼得千萬間依棲之所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惠自天假謀豈人為顧師範自慙於不堪後漢書李膺風格形儀皆可師範趙壹傳學成師範縉紳歸慕法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有必不堪者七在恩門寧忍於終棄恩門謂座主唐孫光憲北夢瑣言相國裴公坦李漢侍郎狀元及第慚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別墅三年肄業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獻恩門文章辭采典麗舉朝稱之范攄雲溪友議渤海高公三牓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

若柳棠者誠負恩門舉主是知座主稱恩門也趙蝦詩家去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夢旌旗李商隱啟遠敦世故容在恩門

國人之賴子產不妨學校之游談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仇覽傳覽入太學時諸生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心奇之乃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結交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出

弟子之從朱雲竊幸相君之加禮朱雲傳雲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

寸

悰所激選詩戚戚若無悰謝靈運詩瞻涂意少悰孟浩然詩心緒並無悰

尺喙難宣莊子丘有喙三尺唐陸餘慶善論事而謬於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東坡詩欲吐狂言喙三尺

通商知府商蓋嘗為無為軍學職今復為州守李時亦任此州學職故上此啟詳其文意可見

升堂而聞絲竹緬懷孔子之舊居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說文緬微絲也廣韻遠也又思貌國語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注緬思遠也喬玄傳曹操奠玄墓文邈哉緬矣又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潘岳寡婦賦緬懷兮長乖文選緬邈若飛沈又

緬然若雙潛又遵途歎緬邈又緬邈區中緣李詩英風緬猶存韓詩前心空緬邈**在泮而觀旂**

鸞復喜魯侯之戾止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

顧瓦礫之賤猥出其後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和帝紀任尚代班超為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賴膏馥之餘沾及者多杜甫傳贊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今古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匄後人多矣

矧當幕府之初開李廣傳莫府省文書馮唐傳上功莫府注莫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幕府言之後漢書獨行傳李充為侍中鄧騭曰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班固傳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崔瑗傳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首

辟之邊讓傳幕府初開博選清華杜詩幕府
初交辟又白頭趨幕府高適詩幕府制中權
辱在賓筵
之末至
詩賓之初筵溫庭筠詩賓筵得
佳客文選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敬持尺素
陸機
文賦
涵綿邈於尺素周弘讓復王裒書蒼鴈賴鯉時傳尺素
清風明月俱寄相思李詩手把尺素書如天落雲錦劉
長卿詩自非傳尺素誰與論衷腸岑參
詩水底鯉魚幸無數願君别後垂尺素
僭涴中涓
史記
曹參
以中涓從又萬石君為中涓受書謁如淳曰中涓如中
謁者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潔清洒埽之事蓋親
近左
右也
恭惟其官特立真儒
禮記儒行篇其特
立獨行有如此者
間生賢佐
典學淵源乎千古
董仲舒傳
師友淵源
懿文轇轕於三光
漢書雜
遝轇轕
以方馳注轇轕猶交加也東馬喧雜貌楚辭云騎膠葛
以散亂是也一曰室宇曠深貌相如賦膠葛之宇一曰

鋒戟形揚雄賦檝膠葛又上清之氣文選膠葛無垠柳文其文皆汗漫煇煌呼吸陰陽膠轕三光陶鎔帝王此轇轕指上清之氣

壁沼談經發施孟梁丘之蘊

詩正義辟雍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又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雍白虎通天子立辟雍所以行禮樂宣教化也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儒林傳丁寬作易說三萬言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有施孟梁丘之學

彤庭射策邁晁董公孫之流

說文彤丹飾也堂下至門謂之庭西都賦玉除彤庭謝朓詩彤庭赫弘敞沈珣行褒休制彤庭射策陳列升班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孔氏雜說漢射策與對策不同射者謂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欲射者隨其所釋而得之對者顯問以故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辭以定高下武帝紀詔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發問

咸以書對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晁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其志有行所試輒驗以模範之良而通禁籍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注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杜詩謬通金閨籍以絃歌之最而登朝行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李詩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說文最犯取也犯而取故軍功上曰最下曰殿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殿後也課居後也最者凡要之首課居先也隋韜威薦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最唐韋嗣立累調雙流令政為三河最宋制縣令罷任委知州考察四善三最韓詩始獲升朝行端操不移屈原遠遊內惟省以端操兮文選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又弱植慕端操符載愁賦聳端操而不爽高懷自適思錦繡溪邊之遺事錦繡溪即雙溪在無為州西南一名錦繡池宋

楊傑詩十里喧闐錦繡川鞦韆人健趁飛鳶花明柳暗丹青國日薄雲濃水墨天按李白注學宮在錦繡溪上

厭蓬萊山上之清遊史記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後漢書竇章傳章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籙並皆在焉

亟請左符漢制竹符篆書與郡守各留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杜詩頭白猶堪乞左符劉禹錫詩魯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符來宋王楙野客叢書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卧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

少寬西顧詩乃

眷西顧尅恫傳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房玄齡傳太宗伐遼玄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陸游啟關中留蕭丞相遂寬西顧之憂江左有管夷吾共望中興之盛余元一啟關中付鄭侯可以寬西顧之憂河內得寇君然後成北伐之業邵傳啟暫寬西顧即佇東歸

手種堂前之柳今見幾春

晉書桓溫傳溫自江陵北行往觀少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南齊書王敬則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各大小長曜曰虞中以為甘棠六一居士集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又應憐手種樹成陰宋張邦基墨莊漫録揚州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種柳一株謂之歐公柳

眼看觀裏之桃恍如前度

唐史劉禹錫為主客郎遊玄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仙桃滿觀如紅霞劉賦詩曰紫陌紅

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太和初劉重遊玄都觀已蕩然無一株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推所作三萬言之師說 儒林傳丁寬字子襄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柳文游太學授師說

移而為二千石之教條 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秩二千石薛宣傳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觀聽具孚聲實罙著 文選蜀英聲騰茂實罙音彌深也詩罙入其阻

重慰去思之俗 何武傳武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晉書謝安傳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樂廣傳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文選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

競喧來暮之謠 東觀漢記廉范為蜀

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乃削毀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白居易行范傳正制去思之歎來暮之謠張說姚崇神道碑去思覩頌來暮聞歌駱賓王上兗州刺史啟坐堂數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

中郎豈薄淮陽耶聊煩卧護

汲黯傳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張良傳卧而護之唐書詔裴度節制河東度辭老病帝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劉禹錫詩肯放淮陽高卧人

朝廷深知弱翁矣行即召歸

魏相傳相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王曜軒啟淮陽非薄長孺已藹治聲朝廷深知弱翁即趨嚴詔

其愚無襪線之長

唐孫光憲北夢瑣言韓昭仕蜀為禮部尚書文

思殿大學士祖有文章至于琴碁書算射法悉皆涉獵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者時人嗤之

貪為斗粟之計陶潛傳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

憂熏所積詩憂心如熏東坡集積憂熏心

苦味莫回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蚤歲宮袍已作半枯之葉東坡詩敝袍霜雪空慙綠又青山半作霜葉枯危巽齋啟青衫勃窣半成霜葉之枯白髮蕭疎但覺雪根之長方秋崖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

窮年燈火終無太喜之花韓文矻矻以窮年又燈火稍可親杜詩燈花何太喜李梅亭啟初年筆硯燈無太喜之花繼世簪袞袍已半枯之葉

飢驅出門陶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又此行誰使然似為

飢所驅

強顏來客（司馬遷傳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柳文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少嘗問學而可郡學惟鄧禹之敢當（馬武傳帝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問學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周書梁元帝賜劉璠書鄧禹文學尚武持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晨入先生以誨諸生非昌黎而安取（韓文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幸大賢由此而發軔（軔止車之木行則發之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故斯文復賴以主盟（左傳晉禮主盟又狎主齊盟歐文主斯文之盟會）芹藻生輝（泮水詩薄采其芹又薄采其藻）布韋增氣（文選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藐是羈孤之迹（謝希逸賦

羈孤遠進注羈孤者清潔耿介不羣之貌杜詩臨老羈孤極又骨肉滿眼身羈孤李詩細書羈孤意東坡詩羈孤每自笑溫庭筠啟羈孤牽軫藜藿難遇

悉歸覆露之仁 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鼎錯傳覆露萬民注覆陰也露膏澤也

竊取坐氈要是公家之舊物 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杜詩坐客寒無氈又鄉家舊物公能取又進憶舊青氈周必大謝復益國公表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降程厚端賀郎宣撫啟但懸黄絹難陪記室之好辭莫棄青氈要是君家之舊物

舉揚教鐸庶幾君子之遺風 尚書適人以木鐸徇于路鬻子禹曰教以事者振鐸大鈴軍法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徇走傳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通王運使

轉運使之名起唐先天中宋制沿革不常詳見各條

二天行部偃淮草以知名

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賦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杜詩二天開寵餞戎昱詩人戴兩重天薛宣傳為刺史行部張萬福傳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襃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文選偃齊猶草宋璟詩德風邊草偃山谷詩塞上威名草木知余日華啟譙闌改觀草木知名劉珙啟草木亦知其名藜藿為之不采

半水充員及齊瓜而往戍

服虔曰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曰半有水而半有宮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李詩及瓜歸日未應遲

密邇使臺之節制

左傳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杜詩情依節制尊

倍增吾道之聲光斂板欲前 板手板即笏也亦謂之簿周禮疏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令手板梁書到溉傳溉斂板對職林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板拜刺史答拜歐陽公啟遠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板而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劉後村啟久願執鞭於平日何期斂板於下風

奏書敢後 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文心雕龍公府奏記郡將奏牋

忝惟其官天球粹稟 說文球玉也尚書天球河圖詩受小球大球山谷詩天球不琢中粹和李商隱啟日覲同光天球並價

時棟高標 說文棟極也爾雅棟謂之桴釋名中也居屋之中郭林宗與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文選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又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李詩高標絕人喧杜詩高標跨蒼穹又妙選異高標韓詩高標揖太玄又高標凌秋巖

實畫一之法以傳家 曹參

傳講若畫一注畫一言整齊也前漢書陳咸欽躬寵忠世典刑法郭躬傳躬父弘為决曹掾用法平郭氏自弘數世皆傳法律雍嶠後漢書河南吳雄以法律斷獄平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富襲六之文而飾吏司馬相如傳將襲六為七注六經加一為七也公孫弘傳吏事緣飾以儒術循吏傳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學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當今盛事惟我名門稱繹之下無寃民陰有開於後嗣于定國傳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又于公治門令少高大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東坡詩知君治獄有陰功舉皋陶遠不仁者妙相繼於殊科杜氏通典唐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算宋史刑法志士初試官皆習法令熙寧中復置明法科態克啟自首擬於殊科即薦歇於華貫

又洗空凡馬蚤自擢於殊科飛上九霄薦親承於巽渥

復尋棘署之游王制凡聽五刑之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入其情令各歸實易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冦榮傳置於嚴棘之下注嚴棘謂獄也鄭氏綺談大理曰大棘唐詩棘寺初銜命署音曙官舍曰署國語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

積著槐堦之望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

更迭尤高於陳義說文迭更迭也漢書汪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此卒更也富者雇貧者月二千此踐更也班固西都賦更盛迭貴沈珣行韋損制屢更中外迭處清崇莊子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踐揚罙顯於疇庸薛廷珪行崔昌遐制踐揚華顯尚書疇咨若時登庸

泥軾朱轓課優三輔 循吏傳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漢志二千石皂蓋朱轓注轓車之蔽也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尹翁歸傳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讞書銓筆位炳列星 讞議獄也張湯傳奏讞疑又上所是受而著讞法注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說文銓衡也文選轉吏部尚書執銓以平注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選曹銓管人材唐選法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流外謂之小選百官志吏部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人材亦作輇莊子輇材諷說之徒注輇量人物也山谷詩胷中無冰鑑敢當吏部銓史記天官書太微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蘇味道詩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欲圖邊瑣之寧 丙吉傳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注瑣錄也東坡詩論兵臨老付邊瑣

猶借使華之重 詩序皇皇者華君之遣使

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千里廣舳艫之運 漢武帝紀舳艫千里薄樅楊而出注舳船尾持柁處也艫船頭刺櫂處也

百城奏獄犴之空 犴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詩宜犴宜獄令文作岸楊子狴犴使人多禮漢書刑法志獄犴不平之所致韓詩外傳鄉亭之繫曰犴宋志狴犴屢空亦作犴

粟峙如山 文選椎紒而守款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錢流於地 劉晏傳晏能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煥四組之駢集 嚴助傳大二之組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組即綬也

總六條之按廉 漢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治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

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詳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漢舊儀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白六帖後周蘇綽六條清心志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唐貞觀中以六條黜陟天下沈隱侯集振采六條宣風萬里廉亦察也趙廣漢傳察廉為陽翟令白帖廉察諸侯自非長才安能獨任高帝紀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然實關中者由四塞之積蕭何傳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婁敬傳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項籍傳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塞悉則切清天下者自一路而推宋紹興詔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令天下無事恤民為先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之也相業有歸公言無

遜其器資極陋問學不根嚴助傳朔皋不根持論柳文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十載憂居安有當世功名之望謝安傳安雖處衡門自幼有公輔之望五年冷次但見諸公臺省之登杜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憔悴山林國語曰以憔悴屈原漁父顏色憔悴亦作顦顇柳詩士林顦顇泣相逢又十年顦顇到秦京又作癄瘁禮記纖微癄瘁之音作而民思憂又作憔瘁班固答賓戲朝為榮華夕為憔瘁又作蕉萃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棄沉泥滓杜詩吾獨何為在泥滓白侍郎詩洗拔出泥滓痛絕流波之雅操文選伯牙息流波之雅引呂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王勃集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駱賓王啟清音動聽賞流水

于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于郢匠羞持明月以暗投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文選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矻矻窮年誰念焚膏之苦韓文焚油膏以繼晷惟矻矻以窮年漫漫長夜徒興扣角之悲史記甯戚欲仕齊侯桓公出牽牛扣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用之馬融傳聽甯戚于大車雖隱啟甯戚扣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申年迫於稻粱之謀廣絕交論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庾信詩稻粱俱可戀杜詩各有稻粱謀又恐致稻粱難又自古稻粱多不足澹乎芹藻之味僅能免俗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竹竿挂大布犢鼻褌

於庭感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東坡詩泮宮先生非俗儒

何以為師韓文何以教人為以

坐三鱣之堂顧慚於倚席楊震傳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鱣張連切說文以為鯉郭璞及本草以為即今鱘黃魚非鸛雀所能銜按續漢書及搜神記鱣作鱓字韓非說苑皆曰鱓似蛇蓋鱣魚黃地黑文故曰卿大夫服之象也後漢書儒林傳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李絳請崇國學疏博士有倚席之談生徒無鼓篋之志唐彥謙詩寂寥方倚席王勃啟祥鱣應符觀先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

望四

壯之駕竊幸於執鞭詩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史記伯夷傳雖為

之執鞭所欣慕焉儻憐其困蹟之蹤必假以隆寬之庇即學宮試誦論喜逢何武之按臨何武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開賢閤參議謀願與平津之推擇公孫弘傳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嚴助傳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參謀議閤音合小門也東向開之韓信傳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注無善行不得推舉選擇深心所屬短韻難宣

通楊知府李自注新除利路漕

諸侯之學曰頖宮久切頌僖之志禮記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鄭注頖頌也所以頌政教明堂位頖宮周學也漢書注頖半也五經通義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

學故曰頖宮袁氏叢書云按通典魯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則泮乃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學宮為泮宮鄭氏注頖者頒也則頖宮非泮水明矣韻會以頖與泮通用益承通義之誤詩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五經之教為博士未窮反魯之宗

儒林傳夏侯始昌通五經后蒼亦通詩禮為博士又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道不行迺歎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是叙書稱樂論詩綴禮因魯春秋繩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傳業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益利祿之路然也又博士江公為魯詩宗注為魯詩者所尊仰也

顧北面禮豈庸謬之敢當

家語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子子定國傳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鄭玄傳北面稱弟子文選莫不北面人

宗自同資敬賴東道主有仁賢之易事左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李詩君為東道主遙瞻麾節麾旗屬周禮巾車建大麾或作戲漢書項籍傳戲下節旌節使者所擁敬奏書函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與武帝座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殷浩傳浩答桓溫書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陶侃傳吾威名已著一函紙足耳文選發函伸紙恭惟其官儒服宗工匡衡傳贊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王荊公詩宗工四海瞻鄉科名彥殊能異器天賦者厚矣清標雅韻人望而敬之摶風展雲翮之高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杜詩秋鷹整翮當雲霄翮鳥之勁羽溜雨挺霜皮之勁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余日華啟玉壺懸秋銅柯溜

雨游刃所歷在州縣則獄訟財賦之優爲莊子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予環而歸居朝廷則禮樂詩書之淸選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荀子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柳文未賜大夫環注大夫待放於竟君賜之環則還山谷詩黃州逐客未賜環王制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左傳說禮樂而敦詩書郤博啟暫膺推轂之求即奉賜環之對天子愛丞哉之不負韓文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國人望賢者以來蘋幕府弘開春生淮草李詩令行草木春鈴齋晏坐夕寢邊烽太守有鈴閣李詩擊鈴交通二千石韓詩趨踏閣前鈴白樂天詩便留朱綬還鈴閣林和靖詩虎牙熊軾隱鈴齋說文烽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本作㷭相如賦趙㷭㷭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注邊方備胡寇畫則燔

燧夜則舉燧祭遵傳論卧鼓邊庭滅烽幽障

政成靡俟於合符 傳燮傳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

詔下就升於持節 東坡詩又見子卿持漢節

木牛之運斜谷佇觀蜀道之平 蜀志建興九年亮復出兵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漢書高帝紀巴蜀道險李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金馬之來大宛未覺天門之遠 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又武帝時相馬者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師瞻已具 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公歸無徐其智短之資身之謀 韓信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

骨寒非食肉之相 班超傳超

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鷰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山谷詩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動輒顛頓分甘棄沉自有立至無聞之年皆憂居及遠次之日坐閱千帆之競過東坡詩坐閱諸公半廓廟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啟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字耳上句乃韓退之詩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下句乃劉夢得詩沉舟側畔千帆過枯木前頭萬樹春東坡詩流落千帆側傍無一髮之相牽馬援傳孤立羣貴之門傍無一言之佐未免徇虀鹽之謀韓文大學十年朝虀暮鹽曷嘗聞俎豆之事起浮圖於病壁強以為

師柳文甓浮圖有師道少而病甓日愈以劇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學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甓浮圖以為師對巧匠以汗顏信非能斵韓文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正想和鑾之戾止和鑾鈴也和通作鉌鑾通作鸞詩和鸞雝雝又八鸞鶬鶬左傳錫鸞和鈴漢五行志登車有鸞和之節毛注和在軾鸞在鑣郭璞云在軏曰鸞在軾曰和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崔豹古今注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故謂朱雀鸞也口銜鈴謂之鑾又謂之和鑾朱氏曰鈴在鑣曰鑾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言八鸞韓詩外傳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詩魯侯戾止忽聞濡轡以驅馳詩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賴有成摹說文摹規也謂有所規倣猥容竊吹韓非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

不知竽而濫吹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宣王薨後王曰寡人欲一一吹之南郭乃逃孔稚圭北山移文竊吹草堂駱賓王集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路 馬相如逸文選濫吹乖名實温庭筠詩名亦濫吹竽

巡而至悵莫奉於俊遊 謝惠連雪賦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又相如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枚乘傳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歐文逖懷英俊之並游恨無羽翮而飛肉 召康公

蔽芾之居幸得依於美蔭 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草木盛貌說文茇舍也莊子有一蟬方得美蔭以忘其身温庭筠啟劉尹稜陵之柳尚有清風召公陝服之棠空留美蔭 搖

旌所嚮 詩中心搖搖又心如搖旌戰國策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文選翩翩如懸旌李詩羈心搖懸旌杜牧之詩君意如鴻高的的我心如旆正搖搖

涉筆難宣 韓文涉筆占位署唯謹

通金府判　高宗日歷常同劾陸寘疏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避通名改稱倅州今浙東有州軍呼通判為府判者自寘始也

流化半於刺史夙欽譽望之高　漢書成帝紀流化於天下晉書庾亮與郭游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之外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用非其人續通典唐以堂吏朱倫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倣駁曰別駕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之名杜詩半刺已翱翔東坡詩風流半刺史

冷官獨是廣文幸托按臨之末緬想

屏星之初駕　說文車當謂之屏星韻會屏星車蔽當也車上竹席障蔽前曰藩後曰屏旁曰翰總曰苐通作屏星豫章列士傳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刺史因怒欲去之恂

曰撤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已增學泮之餘輝同及瓜時杜詩瓜時猶旅寓萠濟詩瓜時猶未還

喜忘肉味恭惟其官橋門萬人之傑後漢儒林傳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親行其禮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名經千佛之雄唐王保定摭言張倬柬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楊誠齋詩強仕初登千佛名

所學造乎淵微斯文賴以宗主發為世用蔚有吏聲蔚音尉亦音鬱草木盛貌又文深密貌易其文蔚也

以論道之賢而掌勾稽通典主簿掌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羅隱詩朱篆勾稽官

以多能之聖而親會計雖

一時視之若屈而諸公繇是相知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日邊騰一鶚之書晉書明帝紀帝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問日與長安孰近對日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王勃詩長安在日邊李詩西入長安到日邊杜詩病肺幾時朝日邊禽經鷙鳥之善搏曰鶚蒼頡解詁鶚金喙鳥也孔融薦禰衡表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陳後山詩薦人餘一鶚顧雲啟禽中一鶚異文舉之明知獄底雙龍庶茂先之必識江滸下雙凫之鳥爾雅涯為滸說文水涯也詩江漢之滸音虎風俗通王喬顯宗時為鄴令有神術每月朔望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羅得雙鳧乃所賜尚書屬履也杜詩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小試輒驗大任可期尚煩闕決於藩條萬石君傳事不關決於慶常衮行李深制藩條之重理行尤彰釋皎

然詩外鎮藩條最

葢欲輯寧於邊圉尚書輯寧爾邦家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注邊陲也

登臺四望稱月欄風戶之平分李自注郡有四望臺今按臺在無為州治宋濡維藩所築有通夕闌干隨月倚納涼牕戶趁風開之句李時為其州教授古詞獨倚胡床庾公樓外峯千朶與誰同生明月清風我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

召節一頒上玉署金坡之邃直楊誠齋詩召節自天回使節漢官儀侍中有玉堂署翼奉傳久汙玉堂之署續翰林志唐德宗移學士院於金鑾殿學士院與金鑾殿相接故學士院號金鑾宋沈括夢溪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葢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由得入也

其規繩不治模範奚施恐未免羣弟子

邊韶傳韶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之私嘲

幸其有上大夫之易事悵鴒原之日遠

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注脊令雝渠飛則鳴行則搖陸璣云首尾相應以況兄弟杜詩令原荒宿草王元之詩錦標爭屬鶺鴒原

憶鴈塔之年齋

鴈塔在慈恩寺中今西安府曲江池側西域記昔有比丘見羣鴈飛翔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乃瘞鴈建塔類說佛在西域時有比丘見鴈飛空乃念曰摩訶薩埵可充我費鴈乃墮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食乃立鴈塔宋馬永卿懶真子唐玄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本六百五十七部皇太子治建大慈恩寺居之師乃於寺造甎浮圖以藏梵本恐

火災也所以謂之鴈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鴈也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嘗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鴈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鴈飛翔輙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訶薩埵豈知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仍建塔以鴈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薩埵者好施之稱也古今詩話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摭言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記之他日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名或過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進士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白樂天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詩墨猶新夜雨失對牀之約

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東坡詩對牀欲作連夜話野客叢書云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

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也然韋贈令狐士曹云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連騎行則夜雨對牀於朋友亦然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云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云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則夜雨對牀亦有施於僧者第韋詩為東坡拈出故人承用為兄弟故事耳李自注云公與先兄同舍同年復為宣城同官嘗寄詩云憶昔爐亭興味長飯餘一笑步修廊如今鴈塔聯兄弟夜雨何時復對牀按爐亭在今宣城宋太學亦有爐亭宋岳珂桯史云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是知宋太學有爐亭也

坐氈方缺海沂逢別駕之臨

晉吳隱之傳隱之有清操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杜詩坐客寒無氈王祥傳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為别駕委以州事時冦盜充

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淨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惠及同根曹植詩本是同根生契由先世顧袁門之落落公實憐之耿弇傳落落難合注落落猶疏闊也馮衍傳落落如石左太冲詩落落窮巷士劉長卿詩落落惟心在假蔭宇之潭潭予不孤矣韓詩潭潭府中居陳符賀張相公啟潭潭公府比幸遂於凫趨兩兩台符即莫寧於燕賀

通莫運幹職官分紀熙寧三年召諸路轉運司奏舉京朝官知縣資序二人充本司勾當建炎初避高宗諱改勾當為幹辦

強顏分教難希夫子之循循接武登臺坐視諸公之袞

衮禮堂上接武上官儀傳接武夔龍東坡詩內朝接武知何日包何詩晨趨接武𣄃信英遊之
莫並幸王事之偶同搖此心旌寫之書尺劉琨傳萬里之心存乎尺
書孔文舉傳奏咫尺之書顏氏家訓書奏尺牘千里眉目恭惟其官奮由華閥韻會閥閱
功狀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又門在左曰閥在
右曰閱車千秋傳無閥閱功勞通作伐左傳大夫稱伐
漢紀非有功伐見謂軼材軼與逸同王褒傳奏褒有軼材蔡邕傳伯皆曠世軼材邊讓傳讓天授逸
材郎星卿月交輝乎其前尚書卿士惟月續通典惟月曆名象河稱重杜詩卿月昇
金掌柳詩桂陽卿月光輝編伯塤仲篪迭奏於其後塤本作壎說文以土作六孔郭
璞云銳上平底形如稱錘爾雅篪竹為之大者八孔小
者七孔聲從孔出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杜詩塤篪鳴

自合獨優吏事循吏傳以經術飾吏事溫庭筠啟專門有暇曾習政經閉戶無營因窺吏事克紹家聲杜詩家聲蓋六合又家聲同令聞劉賓客詩家聲赫奕蓋前賢稍聯步武於日邊已徹姓名於天上方華使攬皇皇之轡宜上賓登秩秩之筵枚乘傳為大國上賓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杜詩肅肅秩賓筵兩路計權坐資婉畫文選婉婉幕中畫羣山傑觀日奉勝遊穆天子傳天子北征還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容氏所守先王之所謂策府也溫飛卿詩承平事勝遊韓詩江山得勝遊儻非負卓犖之奇犖音洛史記天官書此犖犖大者班固傳卓犖乎方州注卓犖殊絕也楊修箋賢士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陳登傳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文選卓犖觀羣書韓文卓犖為傑又卓犖變風騷安

能受特達之遇文選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遇為羅以致幕下已自空羣韓文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又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若錐之處囊中會須脫穎史記平原君傳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處囊中又臣乃今日得處囊中耳使遂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歐陽詹文長松在林利錐處囊森踈脫穎鋒幹特見發揮遠耀蹤占要津杜詩竇從雜遝實要津又立登要路津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其學殖不根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周必大啟性資甚鈍學殖浸荒宦途竝落韓詩宦途竟寥落初著青衫而尚少今驚白髮之已秋杜詩將軍昔著從事衫李詩白髮我先秋白樂天集白髮更添今日

鬢青衫不改去年身又青衫不改白髮已多猥以積憂之餘得其思樂之所詩思樂泮水遡風伊邇遡向之也詩如彼遡風文選鳳遡風而欲翥取庇何多官有同寮未覺采芹之獨冷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左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韓詩吾嘗同寮情可勝客居右席尚為蟠木之先容文選相如末至居客之右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容也通巫幹使宋提幹有二一為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此常平幹也宣和間置茶鹽提舉屬官一員此茶鹽幹也繡衣上客久聞一座之傾武帝紀天漢二年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

部逐捕通典江充拜繡衣直指使王賀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暴勝之亦為之後漢熊玄為繡衣御史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趙充國傳使繡衣來責將軍藴味道詩殊章動繡衣列女傳孟嘗君田文食客數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漢書焦頭爛額為上客司馬相如傳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注皆傾慕其風采也杜詩一見能傾座洪适啟飛談捲霧一座盡傾游刃發硎千人皆廢

絳帳窮儒實受六條之察

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方藉游談之為重可忘寓記以相先

左傳子產寓書於子西注寓寄也

恭惟其官儲秀天躔

方言躔歷也日運為躔月運為踆文選次舍為躔又星變其躔

聯華帝胄車馬在庭而稽諸古

桓榮

傳榮為少傅賜以緇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詩書發政而顯於今韙才具之素優說文韙是也左傳犯五不韙又君子韙之蔡邕傳韙其是而矯其非增韻美之之意紛事叢而立斷酷吏傳因密事叢唐劉道祥傳日簿事叢吏計必當亦知夫子之嘗為丞位既高孰云刺史之不察韓文丞位高而偪朱博傳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咸來召檄匡衡傳無說詩匡咸來注咸猶言當也若言方且來也賈誼傳天子春秋咸盛賈捐之傳咸貴注方且欲貴也參與謀帷笑談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李詩為君談笑靜塵沙鮑昉詩猶將談笑靜風塵清四塞之塵決讞廣二天之澤士固伸於知己晏子春秋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

之載歸弗謝入閭石父請絕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則不如在縲紲之中

人自無於間言和玉櫝藏

籍甚連城之價

蔡邕琴操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以獻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王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荊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洽谷岩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採玉難為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俯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淚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沱流於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韓文卞和之匱多美玉陸賈傳名聲籍

甚注狼籍甚盛文選價越萬金貴重連城又連城既僞往荊王亦真還杜詩連城爲寶重李詩俱是連城珍

淮珠苞貢蔚爲内府之儲尚書淮夷蠙珠暨魚又厥包橘柚錫貢周禮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其進無新功退失故步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步于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步矣歐陽文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李詩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徒使濫巾於師席文選竊吹草堂濫巾北岳何能垂範於子衿詩青青子衿爾雅衿交領與襟同幸隣德以不孤杜詩餘波德照隣知庇身之有所説文庇蔭也或作芘任彥昇集庇身有地滌垢慮於半環之水允賴激揚韓詩惟思滌瑕垢唐詔彰善癉惡激濁揚清望華躅於千金之臺尚思攀附躅音

遂增韻行貌復古編云住足也又迹也班固叙傳伏周孔之軌躅東坡詩我亦繼芳躅新序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於是樂毅往燕委質為臣孔融與曹操書燕昭築臺以尊郭隗傳遠述遊賦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顧武陽任昉述異記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選詩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李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又何人更掃黃金臺杜詩郭隗義結黃金臺又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皇甫嵩詩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柳詩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羅隱詩百尺黃金郭隗臺今按上谷郡圖經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揚子法言攀龍鱗附鳳翼

寸悰所激

尺楮奚殫

通渠提幹 宋制二提幹之外又有提泉官屬亦署幹辦公事詳此啟文意當是提泉幹辦

謀幄從容有光鐵使王海咸平三年馮亮以江南運副兼都大提點坑冶鑄鐵錢鹽鐵使李惟清言非便度支使魏羽請行於一州乃命安易往川陝鼓鑄歲僅得三千餘緡罷之景德中張泳鑄大鐵錢於嘉邛詔行之一當十與國中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宋鐵錢凡行四路坐擅寥落無異冰廳唐趙璘因話錄祠部謂之冰廳言其清且冷也歐陽公詩獨坐冰廳卧帝闕幸一時寀之偶同爾雅寀寮官也郭璞曰同地為寀同官為寮豈千里緘縢之敢廢莊子攝緘縢固扃鐍杜詩未敢闕緘縢余日華啟敢後緘縢之達尚期蔭櫳之依余崇龜啟心寓緘縢兔禿毫而難盡情傾墻仞燕賀厦於已成恭惟其官揚英昭代濟美清門左傳八元八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詩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詩房杜王魏之子孫

雖及百代為清門廪廪然言語侍從之遺風循吏傳此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廪廪言有丰采也班固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襃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華嶠集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唐書學士之職本以言語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淵淵乎禮樂詩書之厚澤揚雄傳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發諸吏事蔚有時名蜀道天高曾是仙官之部曲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陳注漢大將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長安日近聊從管庫之薦論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鍵也庫之藏物以管為開閉之限者賤職也屬皇華臨按之初在圜法更新之後漢食貨志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重一觔錢外圓函方輕重以銖注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簡求參佐屈致儁才杜詩自公多暇延參佐左傳鄧舒有三儁才注儁絕異也贊婉畫於幕中衍流錢於地上東閣杯觴之勝暫奉清游甘泉筆橐之華佇尋故事史記上幸甘泉注甘泉在雲陽本秦靈光殿某少粗有立長益無聞二十年憂棘之相仍說文革急也通作棘詩玁狁孔棘又匪棘其欲五千卷荒蕪之已久北史崔儦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戶盧仝詩惟有文字五千卷東坡詩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療飢又撐腸柱腹文字五千卷倚席自慙於非據易非所據而據焉身必辱王莽傳贊處非其據桓豁傳階藉門寵遂叨非據有隣還喜於不

孤魯侯芹藻之宮信莫來於貴胄 唐會要詔弘文崇文生貴胄子孫不專經業依令式考試張鷟集殊李珪之貴胄 晉公鵷鷺之客想未棄於閒官 唐裴晉公自蔡州入覲以詩示幕中賓客韓退之為司馬和一篇其略云鴛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才職得就閒官即至公又知公不日歸鈞軸應許閒官寄病身 誠款所將 文選不任空欵又效款欵之愚 宣言罔既

通吳檢法 宋熙寧六年置提刑司檢法官一員從呂惠卿之請也

登黃金之臺賓筵籍甚招青佩之子 詩青青子佩 師道欽然

屬當受察之初 韓文受容受察不復進謝 允藉同寅之助 尚書同寅協恭 恭

惟其官昂霄棟幹 唐書房玄齡幼聰敏五歲能讀毛詩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必為偉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跨海羽翰 翰音寒毛羽也詩如飛如翰楊子鳳鳴而鷙翰杜詩念君惜羽翰

薄金籯之遺而超出於貴遊 籯本作籝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為籝說文笭也顏師古云箱籠屬韋賢傳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次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任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啟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遜其貽厥周禮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陸機表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抱朴子貴游子弟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顏氏家訓貴游子弟多無學術

富玉律之文而一歸於欽恤 陳子良陳子幹誄金科是執玉律逾明薛仲暉判冀必協於金科庶不乖於玉

律久其踐歷多所平反雋不疑傳即不疑多有所平反反音幡奏使從輕也獄掾

刑曹皆君子盡心之地掾俞絹切從手掾官屬倪寬傳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決疑獄

于定國傳父于公為獄吏郡決曹禮記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廷平憲

屬尤天下取法之官漢刑法志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居然別利器於

盤根詩居然生子文選能否居然別杜詩居然成濩落虞詡傳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殆若駕輕車於熟路韓文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從容侍席元帝紀嘗侍燕從容言季布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張良傳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特達知心盖自有幕中婉畫之相

資豈專以柱後惠文而從事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注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言欲以刑法治梁晉書輿服志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拔其尤得溫造已空佐吏之羣韓文以溫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又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選於衆舉臯陶佇正士師之任其宦途益落學圃就荒上林賦翱翔乎書圃強扶躄病以為師寧免腹便之見誚竊滎河之餘潤尚書中候帝堯即政滎光出河文選青雲浮洛滎光塞河莊子河潤九里武帝紀河海潤千里郭伋傳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洪适啟備員仁里借潤滎河容冷泮以偷安漢書引日偷安晉書偷安樂目前開東閣處翹材君已

是登龍之客 西京雜記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世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被其容接者皆以為登龍門又袁昂在朝謇諤雅有倫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遣公車召博士我尚為附驥之人 劉向傳章交公車儒林傳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庾信詩誦書徵博士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樊噲傳贊附驥之尾注蠭以蚊寅為喻言附驥之尾則涉千里隗囂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

傾跂𡨋深 跂亦作企垂足也莊子離跂自以為得

宣言罔既

通張運幹

漢使者參佐之賢選由屬邑王尊傳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注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吏與從事雋不疑傳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注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唐博士教授之職猥出寒門通典唐置博士二人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諸州府亦有經教博士一人劉禹錫詩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貧五品官唯吾儕臭味之本同說文儕等輩也左傳吾儕小人又令譬草木寡人在君君之臭味也又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文選臭味風雲千載無爽又及爾臭味與昔同岑王勃集言志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洪平齋啟託臭味於蘭同付襟期於栢悅在官僚情分之不薄敢憑魚素進候燕羞燕亦作宴安也劉向傳清燕之間羞進也未飲食曰薦既飲食曰羞恭惟其官受材

不貲 漢書不貲之軀貲猶傳家亦不貲注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蓄德有裕 易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尚書若德裕乃身周必大啟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窮源聖閫洞瀝液之羣言 文選究先聖之壺奥又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挹藻天庭妙縱橫之千字 文選摛藻挾天庭李詩高文挾天庭庾肩吾詩愧乏天庭藻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竦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遂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惟喜吟咏願丏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援筆欣然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研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數四曰真將相器也魏泰東軒筆錄夏鄭公以潤州金壇主簿應制科對策庭下有老宦者前揖曰予閱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以吳綾手巾乞詩公乘興題云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一鳴

而驚衆聽戰國策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四達而盡通衢爾雅四達謂之衢正

自得時尚頻試使月搖金瀨難留東野之詩人唐孟郊字東野為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往來水傍衷回賦詩越絕書伍子胥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出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後子胥欲報不得其家投金瀨水而去故名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韓文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波汎玉芝之來與西堂之宴席張衡思玄賦羞玉芝以療飢桓沖傳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伏滔傳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呼子孫謂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此固未易得魏鄭公諫錄太宗坐於丹霄門外

之西堂引公及李靖溫彥博等入宴此西堂未詳所指

想賓主相忘於勢

韓文蔚乎其相章煥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天飛賓主之相得也

非親故安知其才

唐德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夫薦擬者必須悉其材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露布

上聞健筆尤高於琳瑀

續博物志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布通典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後漢鮑昱傳當司徒露布李雲傳露布上書文章緣起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世說袁宏倚馬前作露布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耳杜詩聲華當健筆又健筆凌鸚鵡又凌霄健筆意縱橫岑參詩雄詞健筆皆若飛杜牧之詩將牆健筆干明主劉禹錫詩健筆高科丞絕倫宋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約熟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王粲傳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魏文帝典論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顧雲啟吳中草檄始召陳琳鄴下裁牋方徵阮瑀咸持綵筆以掌軍書羅隱啟王僉望高芙蓉比慕陳琳筆健玳瑁為簪

公車促召俊游難屈於鄒枚枚乘傳以安車蒲輪徵乘鄒陽傳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事吳杜詩並召賓客延鄒枚李詩梁苑傾鄒枚韓詩卓犖延鄒枚其苟焉為竊祿之誚似不蒙稽古之力青衫半破白髮漸生尚猶容於諸

僕未必賢於弟子韓文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幸趨風之寢邇戎昱詩已恨趨風相識遲東坡詩趨塵拜下風周必大啟雖莫逐於趨風顧敢措於賀廈容擇地以為隣晏子春秋君子居必擇隣門外綠楊宜作兩家之春色白樂天與元八卜隣詩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牀頭黃卷尚分半壁之燈光顏氏家訓黃卷五經赤軸三史晉書褚陶傳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狄仁傑傳黃卷中與聖賢對語遯齋閒覽古人以蘗染紙以辟蠹故謂之黃卷唐詩黃卷業長貧東坡詩相逢黃卷中戰國策甘茂謂蘇代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燈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今臣困君方使秦而當路願君以餘光振之會績事又見列女傳徐吾又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

光以書映光而讀之劉孝標廣絕交論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李詩顧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駱賓王啟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孀婺之寒女又漏微潤於江波流末光於隣燭又儻餘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李商隱啟分光隣女貸潤長河顧雲啟志同隣女止希藉代之餘光身類鮒魚惟冀莊周之一勺

喜溢於中言宣罔既

通交代楊教授

長松小草臭味本同黄山谷詩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去馬來牛步趨難及杜詩去馬來牛不復辨莊子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強理詩書之故習猥承

庠序之遺規恭惟其官以天覺而先斯民文選覺在民先由鄉秀而升之學禮記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澤宮獻藝應泰階兩比之符禮記天子習射於澤宮韓詩屢入澤宮射史記魁斗下三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能音台文陛策勲亞北斗四魁之列文選陛降文陛注天子殿陛也左傳策勲馬注書勲勞於策猶今之紀功也又發爵策勲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揺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居陰播陽故稱北在儒紳無出其右宜帝席亟為之前賈誼傳至夜半文帝前席注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獨愛官曹之清杜詩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中有名教之樂文選

本自諸生取樂名教樂廣傳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為達或至裸體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王舒傳激揚風俗弘長名教桓彝傳遺道德於性情顯忠信於名教世說李元禮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陸雲蒙幽居賦樂令有名教之樂麁顧行章杭制藝能素優名教為樂韓詩始知樂名教何用苦拘傳

周情孔思從容經腹之便

李漢韓文序日光玉潔周情孔思洪造啟周情孔思酌道德之淵源充醴舜熏絕翰墨之畦徑李樓啟周情孔思探鳳髓以調膠宋豔班香拔鯨牙於刺手

魯詠齊吟傾倒詩頤之解

隋書漢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為魯詩轅固作傳為齊詩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李詩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徐陵與楊遵孟書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

斯文增煥於道彌尊藉藉有聞

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藉藉藉藉劉屈氂傳事藉藉

如此李詩高名動京師天下聞籍籍李參詩籍籍名更香高適詩時譽何籍籍行行莫禦古詩行行道轉遠韓詩行行將遂歸且負此青雲之器孰不奇之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文選仲容青雲器李洞詩青雲懸器業縱盛之白玉之堂特其小耳史記玉堂壁門漢武故事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咸以玉為之門門二層基高十餘丈椽首欂以璧為之因名璧門西都賦金華玉堂西京賦宣室玉堂杜詩上君白玉堂其動輒遇坎賈誼傳乘流則逝兮遇坎則止居然面牆風俗通率皆面牆荀悅兖位李商隱啟剖心寥寂對面多墻駱賓王啟墻面難用灰心易寒屈指同登九萬里扶搖直上吳志顧譚省簿書未嘗下算惟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李詩扶搖直上九萬里杜詩九萬一朝摶顧影自

弔二十年憂患叢中華陽國志李宓常言吾獨立於此顧影為儔文選顧影淒自憐又顧影獨留又弔影慙魂又履影弔心又廓孤立兮弔影又顧影兮傷摧杜詩弔影夔州僻柳文兢魂弔影王勃欣俛首屈膝逡巡多士之林弔影慙魂訛辭文昌之府筆研塵埃欒城集筆研生塵空度日心形灰槁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雅慕先春之德東坡集更被先春之暖又妙語先春發病顏陳蒻憲啟和氣先春誰謂不夜來追半水之游獨冷奚堪告新是望謫仙遇四明之傑期尊酒以交驩李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范傳正李白墓碑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杜詩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陸賈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鄙儒為五經之師視良模而有愧叔孫通傳

若真鄙儒注鄙言不通張酺傳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宫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

通錢簽判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之始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

贊府治於六聯之首夙仰俊游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會邦治得英才於三樂之餘濫司名教同寅有助獨冷何嫌由兹定累世之交晉書何劭衣毅有累世之交文選申以婚姻著以累世詎敢廢先言之禮禮記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恭惟其官奮乎名閥之後得諸古人之中魏志陳登字元龍劉備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於古人耳晉書王衍傳武帝聞衍名問王戎曰夷甫當世

誰心戎曰未見其心當從古人中求耳宋書韓延之與宋武帝書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杜詩似君須向古人求王格齋啟聖人不生豈在乎子弟之列大雅既熄當求諸古人之中

藏金坡之遺書仙風固在

宋錢若水字淡成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摶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

尋銀臺之舊事公望攸歸

宋會要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李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華陽志趙瑤字元珪以令德著聞少有公望晉書王湛傳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虞駿傳駿乃虞潭之兄子王導謂駿曰孔瑜有公才而無公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杜詩公望各端倪唐錢徽字蔚章中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稱其長者諫內無名貢獻任庶子却韓公武賂錢二十萬時稱有公望此公望蓋指徽孫逖行崔隱甫制士林之秀公望攸歸白居易行許孟容制在臺閣間藹然公望玉堂遺範藹是公望

居然國珍

影纓坦坦之衢 影音飄韻會影影長組貌文選影纓天闕又仕子影影華纓駱賓王詩影纓陪紱冕劉禹錫問大鈞賦坦坦之衢萬人所趨

游刃恢恢之地 莊子恢恢乎游刃必有餘地矣余日華啟奏牛刀於肯綮之間共推餘地振鷺羽於泬寥之上亟蹤通津

茂林脩竹陰接鸞棲 王羲之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仇覽傳考城令王渙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之曰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對曰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野客叢書今人有作縣尉啓誤用鸞棲事或者笑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詩云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棲鳳是以簿事為尉用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羲序云河洛東門俯棲鸞於製邑是又以簿事為令用矣古人用事正不如此拘拘

綠水紅蓮香流燕寢 南史王儉用庾

累之為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每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韋撫州詩燕寢凝清香楊誠齋詩合于王笋班中立卻向紅蓮幕裏行

矧西州道院之勝

孫寶傳寶著名西州馬援傳拔自西州黃山谷西州道院賦江西士夫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名曰珥筆之民惟筠懐獨不嚚于訟故筠守號為江西道院樓攻媿詩道院無忘山谷賦又遠侍雙親官道院按官閒事簡皆謂之道院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濵海士民罕至居民魚鹽自給不為盜訟獄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夫以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李料院賀游瑞州啟江西道院南服名邦趙提刑賀游瑞州啟製茧莒於飯池古稱道院想甘棠于南國今得仁侯馬裕齋回游瑞州啟郡真成于道院民胥得于湖山

有東都主人之賢

班固西都賦設西都賓東都主人以相難特達遇知從容嘯諾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人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為禮羅致溫石見謂上流韓文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劉屈氂傳貨賂上流注上流執事者文選金貂總上流特從槖繼嚴徐願觀盛舉丈選晚屬天飛比嚴徐而侍詔韓詩東馬嚴徐已奮飛其為貧來客起廢為師浩乎學海之未航王子年拾遺記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者不可通焉及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師何

休為學海法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駱賓王集挫三端於情峰朝九流於學海濫矣侯宮之竊吹方事契之云始遂依仁而不孤杜詩此邦方尚武何處且依仁車馬過門豈復有坐氈之冷文書插架尚須分隣壁之光韓詩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傾跂罙深染濡莫既東坡詩惟將翰墨留染濡

通張知録即録事參軍杜工部有送侯知録詩

幕府省文書雅重賔僚之選李廣傳幕府省文書閫閤傳教令濫陪弟子之游文翁傳翁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憮一時聯事之有榮豈千里結言之

敢後范式傳三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恭惟其官瓌材秀發瓌姑回切

或作瑰司馬相如傳玫瑰說文火齊珠懿度疏明漢幄中之籌復為世用張良傳運籌帷幄中

秦柱下之史自得家傳張蒼傳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舒翹英儁之林柳文今之聖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

奮足功名之會梅邊清隱綽有仙風梅福山在舒城縣西七十里亦名梅山舊傳梅福尉南昌棄官隱於此上有梅仙祠

松下長吟了無公事韓文斯立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予方有公事子姑退

自應鳴履而登文石梅福傳福補南昌尉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處文選升降文陛注天子階陛以文石砌之權德輿崔元翰文集序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

杜牧詩文石陛前辭聖主聊兹拄笏以對銀屏王徽之傳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沖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山谷詩拄笏看度南山雲想從容贊畫之間有特達知心之遇北多良馬遂空幕下之羣南有嘉魚樂與賢人之共詩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其詩云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佇觀顯拔式究遠圖其學昧知新成帝紀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分宜置散假之以文席之地禮記凡講席間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苟焉為斗食之謀戰國策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史記始皇帝紀斗食以下注一日得斗粟為料薛宣傳為大司農斗粟注

禄少計一斗為數漢百官表百石以斗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史注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書禮儀志下至斗食令史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注斗食禄日以斗為計來登仰高之堂詩高山仰止文選方高山而仰止趙壹傳仰仰高希驥歷年滋多儒林傳皆注意高仰之按仰高堂在無為州宋郡守米芾所建自撰記遂歌既見之什詩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隣光照夜冷署回春使無訟乎正有賴同寅之助謂之文也恐莫當下問之恭抃蹈之私染濡奚罄

通施司理宋開寶中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司理

官曹獨冷愧臨錦繡之溪王事同寅喜近芙蓉之幕永

言寮好先倩郵傳倩假也陸贄疏姑息如倩人語林殷洪喬作豫章去郡人寄百餘函書悉擲水中咒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喬不能作置書郵杜詩肯作置書郵恭惟其官魯夫子之門人史記仲尼弟子有施之常田王孫之家學儒林傳施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出其緒餘聊見於飾吏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發其底蘊自足以康時魏徵傳徵所上奏展盡底蘊北部之洪威既宣漢地理志陰平道有北部部都尉治又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又北部都尉治渥水障又髙望望松增山皆有北部都尉治白帖宣威北部注曹操為洛北尉造五色棒懸於市門此言施先為尉西山之爽氣可致龍眠舊隱來聽漏箭之穿花龍眠山在舒城縣西南形若卧龍宋李公麟字伯時肆意此山

作龍眠山莊圖與二弟號龍眠三李東坡詩伯時有道真吏隱國史補越僧僧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長短雲陰月黑無所差也會要燕肅上蓮花漏壺上當中為蓮花覆之花心有竅容箭下揷箭首與花心平青箱雜記龍圖燕公肅多巧思嘗作蓮花漏獻於闕下其制為四方之壺參差置水器於上刻木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總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著金蓮承箭銅烏引水下注金蓮浮箭而上東坡詩那知箭起蓮謂蓮花漏也

雀角素明坐見圜扉之鞠草

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文選鞠茂草于圜扉詩鞠為茂草隋劉曠傳曠為平鄉令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囹圄皆生草北史宣帝紀齊天寶初大赦郡中無一囚獄內檣上桃木蓬蒿並滿謂之神

門駱賓王詩圜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余日華啟刑期於無殆見圜扉之鞠草告歃則有佇膺禁路之持荷

在吏民咸服之久況賓主相知之深推轂於朝劉澤傳本推轂高帝就天下鄭當時傳其推轂士注言薦舉人如推轂之轉運也賜環有日柳詩賜環留逸響其貧謀斗食愚乏之寸能雖青衫慰年少之心乃白首作諸侯之客杜詩白頭趨幕府奇窮已甚幸會方來旁分隣燭之光頓覺坐氊之暖聯其官治信五刑五教之相資尚書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藥以忠言尚三沐三熏而有請家語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文選言窮藥石國語三沐三熏韓文方將坐足下三沐而三熏之李處全賀單諫議啟一貴一賤真

泥蟠而天飛三沐三熏顧景從於衆舉龔茂良賀單諫議啟三沐三熏夙忝樞衣之列旅進旅退莫將賀厦之趨陳筠聰啟一拜一起雖阻陪門闌賓客之游三沐三熏猶及效道路歌謠之獻

回廬江劉知縣

來客諸侯偶屬半環之水愛人君子寵貽五朵之雲韋陟傳陟嘗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事契方新佩情過厚恭惟其官辟塵清表嶺表異錄有辟塵犀耀頴奇材吳質書愧無毛遂耀頴之才游戲翰墨之場雖老先生為之避席內典言游戲三昧東坡詩游戲得自在又游戲於斯文杜詩出游翰墨場賈誼

傳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賈生為能孝經曾子避席灌夫傳獨故人避席熊克啟侍言西掖諸老先生所未能將命朔庭雖古膚使而猶劣洪适啟典禮樂而草儀法老先生意未能言成書詔而周事情他學士筆不得下

奮迅事功之會在古能吏可以並肩

荀子並肩而存柳文雖古人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立

所至有稱其進莫禦暫屈九霄之步

東坡集暫屈雲霄之步一蘸嶺嶠之民方干詩身去青霄一步間陳後山詩雲霄一步趨

坐提萬井之封

漢刑法志提封萬井注提封舉其封內之總數杜詩提封漢天下

舉扇仁風盡歸桃李

晉書袁宏傳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文選仁風扇越又玄澤旁流仁風

潛扇張說詩扇逐仁風轉髙湘詩千里仁風一扇清駱賓王啟德音洽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徧謡惠露灑二天之渥又披裳問疾埀發景以宇人褰幃廣聽務熏風以扇物

隨車甘雨徧滿稻粱謝承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隨注後漢鄭宏遷淮陰太守行春隨車致雨宋陳戩知處州下車雨沾足人以為隨車雨張説詩車隨零雨流駱賓王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益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

想奏最以上聞即參華於近列其未能律己何以模人歎出塵入坱之徒勞柳文毫聯縷緯塵出坱入又髙步謝塵坱梁竦傳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思朝蘺暮鹽之為樂家推其良子弟乃肯從游柳文送崔子符罷舉序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邦

有是賢大夫願安承教屬方弛擔左傳羈旅之臣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未果作牋牋亦作箋杜詩巴牋染翰光惠問先之靦顏多矣詩有靦面目疏靦見人之貌國語雖靦然人貌哉實禽獸也陳子昂集顧揣涯分實靦心顏

回史檢法

聞魯君子之賢幸聯鄉品念鄭廣文之冷來赴襟期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又時赴鄭老同襟期世說顧顯嘗以酒勸周顗顗不受因移勸杜曰詎可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襟期也梁書高澄與侯景書繾綣襟期綢繆素分使幕陛華吾賽增氣恭惟其官粹然玉立桓溫表抗節玉立白樂天集玉立不倚金和有聲崔嘏行裴諗制風儀玉

立器宇川傳杜詩趙公玉立高歌起唐文玉立於風塵之表

藉甚金聲　尚書大傳英不玉音金聲班固傳玉潤而金聲魏志王基薦管寧曰金聲玉色久而彌彰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晉書傳贊荀范令望金聲遠暢潘尼傳鋪以金聲光以玉潤衛瓘傳昔王輔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文選玉質幼彰金聲夙振褚淵碑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駱賓王集王潤金聲蘭馨桂馥于邵送王少府序玉立增映金聲自遠

直道著於孔門　史鰌字子魚死以尸諫

茂德流於漢畹　漢史恭為宣帝外家以舊恩受封諸子皆為侯漢書肺腑於戚畹

當經史之暇而游戲於斷律出軒冕之後而自奮於大科富貴由此而階文章特其餘事

俛從外補　俛音免說文俯也源乾曜傳請出二息外補以示自近始王判公集哀祈外補冀幸少休

服在初筵奉羣山觀之勝游決九州民之滯獄拔其尤得温造共推從事之能益延傳歷郡列掾州從事注古者王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二人人莅一州皆有從事後漢書百官志外有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畧與司隷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選於衆舉皋陶佇正士師之任其官遊不遂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歸師說非長方將親有德之隣何止見似人而喜莊子子不見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月見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而喜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愈深乎高懷特異嘉聞先臨烹魚荷來客之勤屬饜已久左傳以小人之

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已杜預云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饜通作厭平聲繫馬坐到官之冗拜報有稽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尚賴惠慈刑法志忠信之長惠慈之帥特垂清察

通無為蕪知縣無為商巢國地漢為廬江郡隋省入巢置無為鎮宋置無為軍又增無為縣

茂宰才高素洽絃歌之化文選弱冠步爵鉉既五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杜詩茂宰得才新李詩天子思茂宰李嘉祐詩吏曹難茂宰又題詩招茂宰廣文官冷猥從衿佩之游詩青青子衿又青青子佩陳賢聰賀高教

授欣佩衿晨入青青亂和嶼之雲燈火夜陳耿耿映棲樓之月 矧稟士之具悉出於規繩則跂賢之心宜寫之竿牘莊子小夫之智不過苞苴竿牘注竿牘竹簡為書相問遺之具也 恭惟其官岷峨山之文派記纂淵海汶山即禹貢岷山也在茂州汶山縣列鵝村江水出馬益州記峨眉山在犍為南安縣南界當縣南八十里山首相望如峨眉文派謂三蘇父子 麒麟閣之勲名蘇武傳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杜詩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又功名圖麒麟 惟義氣忠風耀乎前者無隣故奇才偉行濟其美於奕世韻會奕葉累世也 嘗為委吏矣允高會計之能端不負丞哉自得吟哦之樂奏課欲觀於三異漢書奏課連最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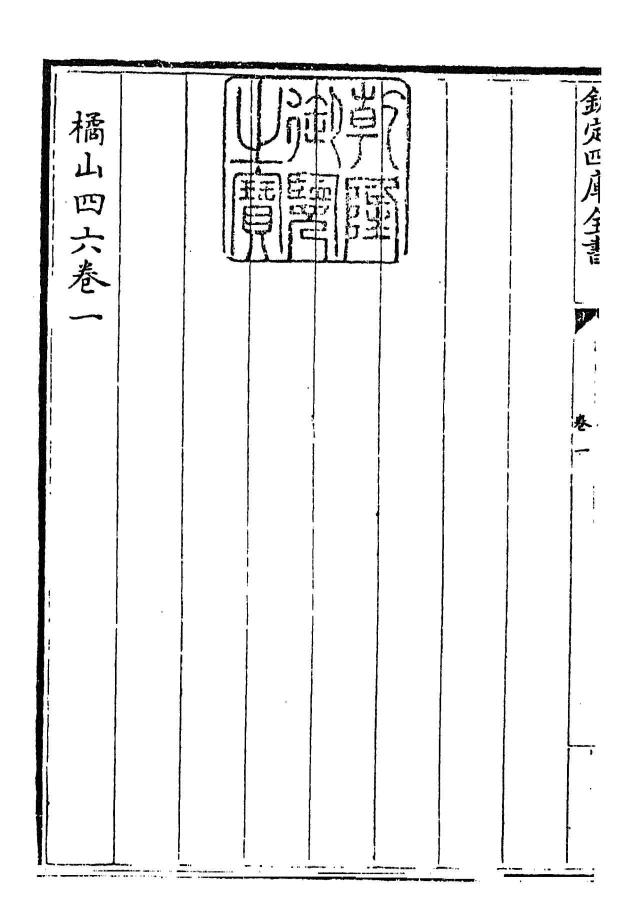
書李忠傳奏課為天下第一魯恭傳恭為中年令河南尹袁安使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

提封來領於一同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康廷芝判思鈗三異之能式舉一同之善余日華啟政布一同績騰三異

布宣寬條白孔六帖一同布政百里宣風後漢侯霸請每春行寬大之詔

鎮撫善俗詩書發政宣為忠信十室之光衣鉢相傳重見父子一門之盛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人科名與主司同者亦謂之傳衣鉢東坡詩傳家有衣鉢言家學有素也摭言唐進士自狀元以下到主司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者云請狀元謝衣鉢謂謝與主司同名第者中

間有與主司先人名第同者即謝大衣鉢齋傳綽子佽並為山陰令父子並有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其第名已濫客食尤慙茫乎學海之津涯陋矣師宮之矩範允藉同寅之助庶逃羣起之譏吸清溪錦繡之光尚堪滌垢李詩清溪勝桐廬山木有佳色韓詩蕩瑕滌垢清朝班又惟思滌瑕垢依茂林松竹之蔭或可偷安韓詩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蕭條捐末事避逅得初心



橘山四六卷一